

小楼的大门,是旧漆的,门外有点杂乱,但是可以想象小楼前人的安逸和富庶。有一个传说,似一封隐形的密札,塞在木门上的那个又当作信箱、又当作牛奶箱的小木箱里。小木箱挂了一把满是锈迹的铁皮锁。

有一个穷学生和小楼的千金小姐恋爱了,虽然是偷偷地幽会,还是被千金小姐的父母洞察。千金小姐的父亲以断绝父女关系相逼;千金小姐既有父父子子的家教,又有自由恋爱的热烈,两边的情意都断绝不了。倒是两个爱她的人都比她残酷。穷学生对千金小姐说,你回去吧,你的父亲会给你牛奶洗澡。后来千金小姐回去了,是否真用牛奶洗澡,传说不一。

小楼,也就是所谓的别墅,有正门,也有后门,正门对应着也叫作前门。发展到石库门和新式里弄,前门更是上海民居的普遍格局,前门朝南,后门向北。上海人进出自己家门以后门为俗常。当年的营造师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社会生活“走后门”盛行,出典就在上海弄堂民居的前后门格局。

很多弄堂人家保持着过往的前后门传统,信箱、牛奶箱是钉在后门上。人家多了,门上钉不下,做一点延伸,钉在了后门一侧的外墙上。很多上海人都有这个记忆,每一户的后门外七上八下的都是小

荷西在门前种树,三毛看着。荷西埋好土,三毛围着树左看右看,笑起来,说:“荷西,树是有脸的呢。”是嫌荷西种得不够直。荷西笑着,又将树挖出来,重新规整整整种了一遍。三毛验收过后,这才满意。

从三毛的文字里看到这一段时,我笑着想,三毛是真正懂树的,能读得懂它们的表情。她的心,温润柔软,有草木的质地。怪不得她曾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

我的母亲不识字,但她对树的态度,和三毛一样。我小时,曾和同学二宝打架,之后拿了小刀,在家门口一棵树上刻二宝的名字,后面再加上“坏蛋”。刚刻上他的姓,就被母亲发现了。她拿小刀,说,你这样,树会痛的。这时风正好吹过,树哗啦啦响,似乎真的在喊疼。

对树木的热爱和敬畏,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树确实是有表情的。

## 牛奶和爱情

马尚龙

木箱。虽然弄堂房子这一排的后门对面,就是后一排房子的前门,但是约定俗成,小木箱总是钉在后门外。木箱上写了毛笔字,哪一楼,哪一姓。上了锁后,会交一把钥匙给送报的送牛奶的,还真不会搞错。

假如千金小姐的父亲会给女儿牛奶洗澡,那也一定是在千金小姐的家里还是一家独居别墅的时候,不过那是夸张的。夸张的用意在于,绫罗绸缎,金银首饰,是值钱的,但是牛奶占据了更高的地位,因为牛奶还有一种超物质的尊严和神秘。

牛奶是从乡下来的,但是成为城市的元素之后,牛奶的超物质成分显现出来了。曾经有人探究,上海女人的肤色为什么这么细腻润白,有人很直白地回答,是喝牛奶喝出来的。因为上海人喝牛奶,是全中国最早的。这很像是调侃而不是科学,但是看看化妆品的广告,美白的成分还真都与牛奶有关;甚至有诸多的化妆品护肤品品名,都植入了牛奶,由此上海女人的肤色与牛奶有关,似也不无道理。

千金小姐回到父亲身边,感情还留宿在穷学生的心里。千金小姐装着不经意,

去看看后门外牛奶和信箱合二为一的小木箱,不知道是否有封给她的信寄来过。

在寄信年代,信几乎是唯一的通讯方式。尤其是在上山下乡年代,家书抵万金,儿女来信抵万金,万金就在小木箱里。当然也会有情书。如果你知道会有情书来,你先要若无其事地去拿那一把小木箱的钥匙,去看一下那一封给你的、没有具体来信地址姓名,只写了“内洋”两个字的信来了没有。这是青春期待候群。

小木箱里的牛奶,证明了这家人家的经济,小木箱里的信札,经历过你的曾经。

挂在后门的小木箱,收藏了多少封隐形的密札?收藏了多少个阴晴圆缺的故事?收藏了多少与牛奶有关的传说?只有那个终年被日晒雨淋的小木箱知道。

后来小楼的主人换了,小木箱换成铝合金的了。再后来,铝合金信箱里,没有信,没有报。没有旧漆和铁锈,也就了无故事的线索。

我曾经看到过上海最早的牛奶箱,是铁皮的,还漆着牛奶公司的品牌和地址。那个地址,就是现在的上海图书馆,昔日的“牛奶棚”。我去上海图书馆的上图书店,与地铁站同一层面,有书,有展,也有咖啡。见到咖啡座墙上的手写价目表,总觉得可以加三个字:牛奶棚。牛奶棚才知道关于牛奶和小木箱的所有传说。

如今我无论出差还是旅游,到外地去,总是关注那里的树。我认为与每一株树的相遇,都是缘分。在一个大山上,我见到一棵松树,从山崖的石缝里斜伸出来,把一抹绿展现给我。看到第一眼,我的心就被震撼了。

我读懂了这棵树的倔强,也接纳了它给予我的力量。那时我心情正极为低落,想通过旅游散心。树木对一个人的教化,总是在刹那那间完成的。

说起来,这世上我最挂念的两棵树,除了老家村子里那棵古槐,再就是村口那棵古柏了。从我出生,到外出读书,到我在城市扎下根来,古柏一直站在那里。我离开村子时,它目送我。我回到村子时,它欢迎我。祖母在世时,有时会站在树下,和树一起等我,送我。祖母不在了,它替祖母等我,送我。

如今,我在遥远的异乡,每每遭遇了挫折无处诉说,只能在深夜张望故乡时,会看到这棵树披了月光,也在朝我张望。我听得见,树轻声说:孩子,回家。

## 树木的表情

曹春雷

有的树,给人一种肃穆之感。就像村里那棵古槐,据说上百岁了,虬枝苍劲。春日槐花开,整个村庄都氤氲着浓郁的香。有年夏天被雷电击中,半个树冠焦枯,但依然活了下来,直到如今,依然一半茂盛,一半苍黄。人们对这棵树很敬重,给树干系上红布条祈福。村里所有比较大的树,那时我都爬过,但这棵古槐,没爬过。不敢。斑驳的树皮,总让我认为是老人脸上丛生的皱纹,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这个村庄的一个故事。

村里辈分最高的奎山爷,常拿个马扎,独自坐在树下,沉默无语。一坐就是大半天。我怀疑,他并不是无语,其实是在以一种寂静的形式,和树对话。一个人活到这把年纪,内心足够通透,树应该是乐于与他对话的吧。

## 扫雷艇上的往事

李仲

1953年,为了扫除美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布放的水雷,海军青岛基地组织所属的扫雷艇,在青岛浮山湾外的海面上开展大练兵。父亲当时在其中一条艇上任过雷技手,让他难忘的海上国庆往事,就发生在那时的日日夜夜。

当年扫雷要对付的主要是锚雷,所谓锚雷就是水雷战斗部下面有条锚链,通过锚链将水雷固定在水面以下,并且不会随波逐流。为此每条扫雷艇都配备了切割式扫雷具,首先要割断锚雷的锚链,使之浮出水面,然后再进行引爆处理。父亲他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在海上训练布放、收回扫雷具,训练多条艇之间的协调配合。天气炎热,海上训练强度大,回到岸上还要擦干扫雷具,给割刀和钢缆涂油以防锈蚀,以致他们的工作服整天都泛着碱花,还油乎乎的,岸上的战友见了他们就打趣说:“你们哪是水兵啊,就是个油工。”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随后基地组织的实兵扫雷演习中,大显身手,让人刮目相看。演习那天正值国庆日,出海前的部署会上,艇长宣布父亲担任雷技手,负责引爆扫出的水雷,这是演习前,父亲多次写请战书争取来的任务。宣布后,艇长问父亲有没有信心,父亲刚毅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要用胜利向国庆献礼。受父亲的感染,全体艇员都振臂高呼:坚决完成任务,向国庆献礼。随后,他们奔赴岗位,整装启航。

演习地点仍是在浮山湾外的海面,除了用汽油桶代替了锚雷的战斗部,其他完全和实战一样。四条扫雷艇一字排开,平行搜索航行,大约有半个小时,父亲所在艇

的扫雷具钢缆突然抖动,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蹿出水面,大家一阵鼓掌欢呼,初战告捷。随后,艇长命令父亲与另外两名战友携带炸药包前去把水雷引爆。他们三人划着小舢板,从下风处接近了水雷,瞄准时机父亲把炸药包绑在水雷上,反复确认无误后,拉响了导火索。然后,父亲迅速指挥划浆撤离并在心中默默读秒,估计爆炸时间快到了,父亲大喊一声:“卧倒。”随即他们三人俯趴在舢板内。只听轰然一声巨响,舢板开始剧烈摇晃,父亲和战友赶紧爬起来向引爆处观察,水雷被彻底摧毁了,扫雷艇上的战友兴奋地朝他们大声呼喊:“成功了,成功了。”他们三人也非常高兴,呼喊声向艇上的战友挥手致意。顿时,海面上欢声笑语一片,激动、兴奋如同爆炸后海面上的涟漪,一圈圈在大家的心中荡漾开来。

演习非常成功,父亲因为表现突出,受到了上级的通报表彰。受到表彰,自然令人高兴,但父亲最开心的是,经过国庆节的海上演习,证明了年轻的人民海军扫雷艇部队拥有了战斗力,他们为新中国生日献上了赤诚的厚礼。随即,父亲和战友们投入到参战前的各项准备中,许多人还偷偷写好遗书,渴望以身报国。终于,扫雷艇编队奉命启航,驶向了战场……然而,航行途中突然接到了返航的命令,原来因形势变化作战任务予以取消。父亲说,当听到这个消息后,半天反应不过来,总以为自己听错了,许多战友和他一样,难受得好几天没吃不下饭。

没上战场,让父亲心存遗憾。但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往事,深深刻进父亲的脑海。

## 半个世纪后的同学会

李力

那天,天原中学72届(1)班举行了一次同学聚会。他们邀请刘华和我一起参加。刘华是天原中学72届(5)班的,我在(6)班。

我们到了现场看见会场张贴的条幅才明白白天的第二天是我们进天原中学50周年的日子,组织者给每个人颁发了一枚50周年的纪念章。这时,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原来他们选择那两天聚会是经过几年的酝酿策划。小班长顾建萍还保留着当年新生入学的通知书,上面写着1969年4月15日来校报到。我们聚会那天恰好是2019年4月15日,屈指一数,正好半个世纪。

同学们在宾馆大堂里见面,因为我们不在一个班级,我与他们相认像猜谜语,努力回忆曾经在一个学校同届的同学。好在他们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天原化工厂和化工研究院的子弟。我们的父辈基本都相识,不少人还是我小学的同学或者是楼下小学的同学。相聚不到几小时,我们的大脑像闪电雷鸣,瞬间唤醒半个世纪的记忆。

当年天原中学红团团长老徐是全校知名人物,后来他官至一方,下海经商又是闻名遐迩的成功人士。可能是退休人,同学们除了叙旧,很少有比成功比官衔的。他们班级已有三位同学去世,但班里的微信群却一直保留着亡者的微信,今天50周年的同学聚会还没删去,他们准备找个日子举行仪式寄托哀思。可见天原中学72届(1)班的同学情谊真的很深厚,很真诚。那一刻,我在场不服不行。

饭桌上,抽烟的喝酒的大行其道,我看见女同学也拿起酒杯,甚至有的点燃香烟。或许再多的语言已经难以表达这份同学的情义,只有烟酒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

嘎的一声雁鸣,将目光拉向天空。天空湛蓝,像辽阔的海洋,云朵悠悠,如海面的白帆。排成“人”字的雁阵,是一串流动的音符,给寂寥的天空,平添了一些生机。阳光温柔的手指,抚过路边的白杨。泛黄的叶子,薄得透明,清晰的脉络,像老人手臂上凸起的条条青筋。

黄豆,花生,稻谷,棉花,庄稼们跟着老牛回家了。新翻的地里,刚刚撒下的麦种,悄悄拱出嫩绿的新芽。

枯黄的丝茅草,乱蓬蓬的,在田埂上绵延一片。似乎只要有一把火,就能烧它个精光。但是来年,它们照样生机勃勃。两只喜鹊,在田埂上蹦蹦跳跳,喳喳商议着,在哪一处草丛里藏匿过冬的食物。

秋水澄澈,像美人的眼眸。浅水滩上,芦花轻盈,如万干羽毛,洁白飘逸。蒹葭苍苍,在水一方。忍不住移步前往,脚步惊扰了在芦苇中密谋的一群麻雀,它们轰的一声,盘旋一圈,消失在不远处的村庄……

几杯酒下,男同学开始说起他们的初恋、暗恋。他们班有三对夫妻了。老徐同学说一位初恋同学,这天看上去这位美女也就45岁左右。她显得很年轻漂亮。当年他们已经过了年把了,怎么就分道扬镳了?老徐当年在集体企业当营业员,美女在国有化工厂工作。当时,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是男女恋爱的一条鸿沟。这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现象,怨不得男女哪一方。这是社会潜规则,很少有人逾越过去的。作为男方,他不想去拖累女方,作为女方,她会受到父母、家庭、社会关系的无形压力。可是命运就是这样折磨人,谁知道老徐后来成了一匹黑马了。

还有一位女同学,也不显老。那天,我跟她说起(5)班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就暗恋她。她知道这位男同学,现在离婚,巧了他还住在与她同一个新村。这位女同学前几年丈夫去世也是一个人生活。我冒昧多说几句。她说,不可能!这位男同学下岗退休,生活相当拮据。看来老人的婚姻更离不开经济的保障。

人到晚年,同学们非常开心幽默。大家对男女关系已经释怀了,他们借着酒量大胆表白,也算是对当年的暗恋释放一下。

我和刘华是外来者,那天晚上,刘华拿着话筒一连唱了几首歌曲也算是过把瘾。老徐说得好:我们这个年龄不必再创业,再图名谋利了。当下,最重要的是,一要健康;二要心情愉悦。回望50年,正是白驹过隙人生苦短。但愿大家健康长寿,再过5年我们再相会没有失联的,再过10年我们相聚没有病倒的,再过15年我们在一起没有坐轮椅的,再过20年我们庆典没有缺席的……

## 秋到深处

徐晟

村口的柿树上,还挂着几盏“红灯笼”,孩子们不在家,柿子就留给鸟儿们吃吧。燕子走了,黄鹂走了,布谷鸟也走了。秋天的村庄太寂寞了,像村里留守的老人。

苦楝树叶落了,只剩黄瘦的苦楝果,在秋风中寂寞地摇晃。院墙边的南瓜藤,努力爬到墙上,跟丝瓜藤凑一块儿,像两个垂暮的老人,在秋阳下回忆年轻时的模样。

一只芦花公鸡,跳上稻场边满是苔痕的石碾,拍了拍翅膀,准备叫一嗓子。看看身边只有三两只母鸡埋头刨食,便在石碾上踱了一个来回,又没精打采地跳下来。

屋檐上挂满黄澄澄的玉米棒和彤彤的干辣椒,屋顶歇着几只灰鸽子。大花猫依在奶奶晒太阳的椅子边正打着呼噜。老黄狗跟着爷爷到地里转悠去了。庄稼人闲不住,到地里转转,心里才踏实。

风呼呼地吹在脸上,竟有些寒意。毕竟是霜降了,秋,已走到了季节的深处。远方,冬,正携着北风,在匆匆赶来的路上。

我们向着小康走

## 一碗面里的小康之路

杨丽丽

早上,母亲照例不厌其烦地给我做了一碗大柳面,细白的面条盛在一个红瓷碗里,加上黄瓜丝,花生碎,火腿丝,再浇上母亲做的西红柿鸡蛋卤子,看上去就赏心悦目,吃起来更是爽滑劲道。母亲看我吃得高兴,禁不住回忆道:“你啊,从小到大就好这口,还记得小时候你听到大柳面的制作过程流口水的样子吗?”

大柳面其实就是手擀面,是我们老家一带的小吃,素有“弓弦面”“金丝缠碗”的美称。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了,最初是由大柳镇张家面铺所创,经过张家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发展,大柳面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食物。其特点是:细如粉丝,色如嫩柳,滑爽可口,软而有力。盛于碗内,状如弓弦,调卤讲究,营养丰富,易于消化,夏季凉爽,冬季温暖,四季皆宜。

小时候家里生活很困难,生活在当下的孩子们体会不到一碗面条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是怎样的一种奢望。母亲知道日子艰难,会把打下的粮食精打细算地去分配,每餐的主食都是白面和玉米面掺着的发糕,佐菜也都是那些常见的自己地里种的白菜、萝卜,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吃上一顿白面饺子。每当老人谈起关于大柳面的这段历史,我总是听得口水直流,幻想什么时候才可以吃一碗家乡正宗的大柳面。

每当把这幻想告诉母亲,母亲就会叹口气,在我们多次幻想的催促下母亲才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小碗手擀面,撒上点芝麻葱花,浇上点炸酱汁,看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又意犹未尽的样子,母亲辛酸无奈而又感慨万千:“其实大柳面就是手擀面,只是饭店里制作起来比较麻烦费事,卤子多,小料足,家里条件不好,只能炸点大酱做炸酱面,等有条件了我就给你们做西红柿鸡蛋卤,蘑菇肉丁卤,叫你们吃个够。”于是我们就用孩童的单纯,幻想着那些卤子的味道。盼望着自己快点长大,家里早点过上有钱人的生活,可以顿顿吃上母亲做的



云廊夜彩

张金贵 摄

## 秋夜

陆群群

慢慢地  
走过湖边时  
被湖水的安宁,吸引了  
忍不住,深深地凝望……  
灯火,似跳动的音符  
闪烁着,斑斓的色彩  
水面荡起了,层层微波  
竖琴般的旋律  
燃起了,夜,深深的记忆  
浓浓的茶,泡开了  
有约吗?生活的繁瑛  
生命的追求  
怎会忘却,心里  
那份挚爱的  
纯净



鬼谷子山下  
篆刻:王英鹏